

中国儿女

——凌叔华佚作·年谱

凌叔华〇著

陈学勇〇编撰

作者凌叔华，原名凌瑞棠，笔名素心、叔华、瑞唐等。原籍广东番禺县，1900年生于北京一个士宦之家。1923年入燕京大学外语系，主修英、法文，副修日文；并加入燕京大学文学会，开始创作。1925年一月，凌叔华在《现代评论》周刊发表短篇小说《酒后》，因描写女性心理细腻大胆而一举成名。1927年，凌叔华与丈夫陈源（陈西滢）赴法国，后在英国定居。1929年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中国近、现代文学。1933年底回国，1936年在北京逝世。

编撰者陈学勇，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现为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。多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，著有《林徽因寻真》、《一身诗意林徽因》、《才女的世界》、《旧痕新影说文人》、《浅酌书海》、《老萌夜读》等，并编有《凌叔华文存》（上下卷）、《林徽因文存》（三卷本）等。业余撰写杂感专栏，出版《海上闲话》（与顾农合著）。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儿女

——凌叔华佚作·年谱

凌叔华○著

陈学勇○编撰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儿女：凌叔华佚作·年谱 / 凌叔华著；陈学勇编撰. —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8. 6
ISBN 978-7-80678-847-9

I. 中… II. ①凌…②陈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②凌叔华(1900~1990)—年谱 IV. I216.2
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61689 号

责任编辑 阙 政
封面设计 张志全
技术编辑 丁 多

中国儿女——凌叔华佚作·年谱

凌叔华 著 陈学勇 编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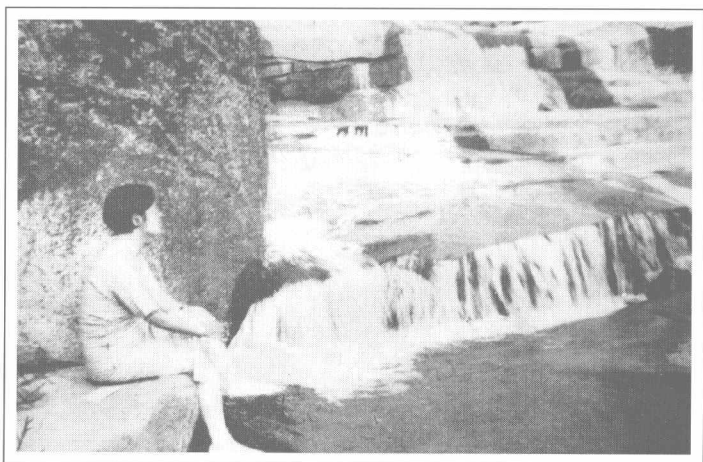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)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
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 1/32
印 张 9
字 数 210 000
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80678-847-9/I·149
定 价 22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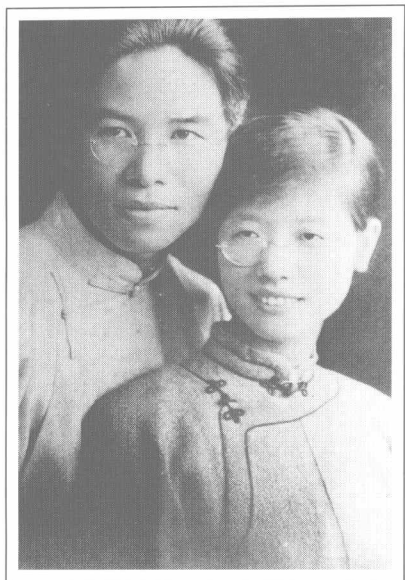
凌叔华在阅读



幼年与兄弟姐妹合影
摄于凌父保定官邸花园假山
右一为凌叔华



年轻时游泰山留影于石径峪



凌叔华、陈西滢夫妇年轻时合影



上世纪三十年代与女儿小滢在一起



凌叔华、陈西滢夫妇与丁玲、沈从文在武汉合影
右起：沈从文、丁玲、小滢、凌叔华、陈西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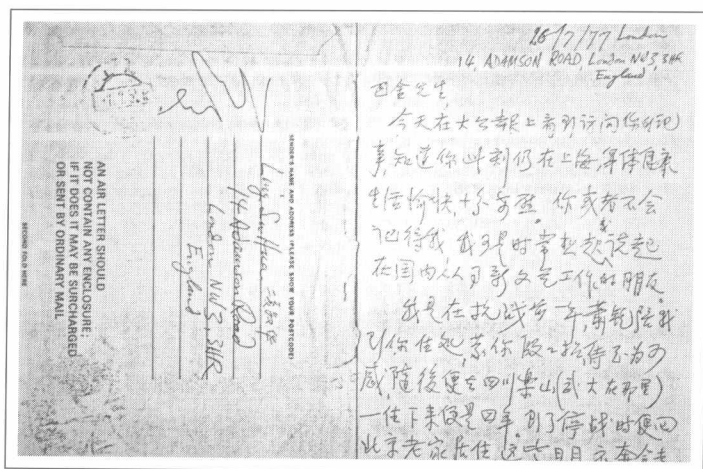
凌叔华夫妇与罗素夫妇、赵元任夫妇合影
前排左起：罗素、罗素夫人、杨步伟(赵元任夫人)
后排左起：凌叔华、陈西滢、赵元任



鼓励凌叔华写《古韵》
的英国作家伍尔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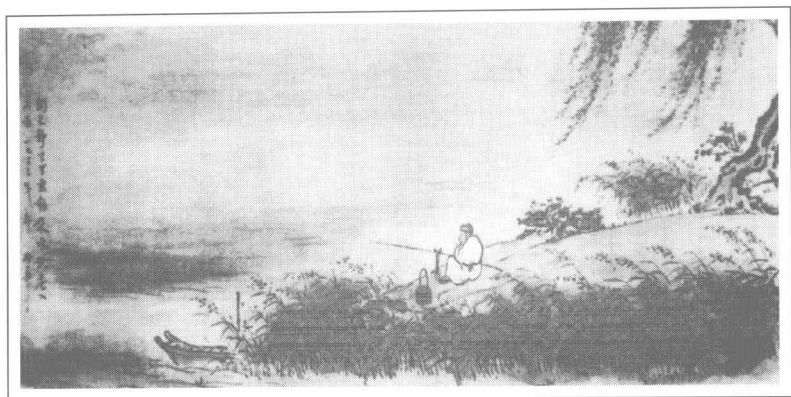
伍尔芙之侄 朱利安·贝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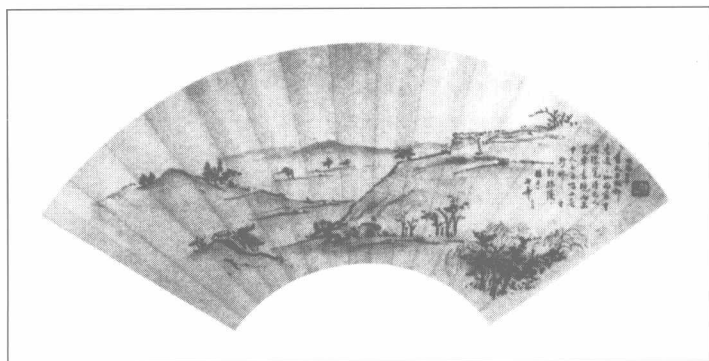
凌叔华致巴金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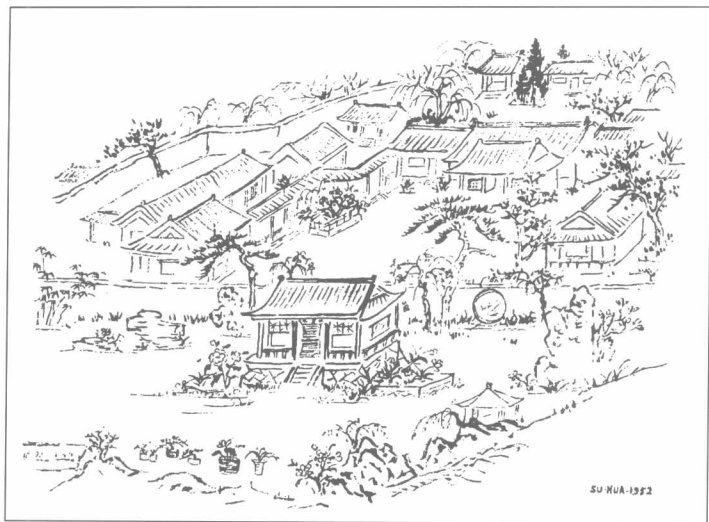
凌叔华以乐山为题材的国画作品



凌叔华的国画《秋水秋花入画图》



凌叔华的扇面画《1934年得元人荒草意境而画》



凌叔华画笔下的北平故居



凌叔华为徐志摩画的贺年片“海滩上种花”

前言

陈学勇

凌叔华在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小说家，若置她于众多女性作家中则尤为突出，当年即享有“中国的曼殊斐儿”之称。她别致的取材，精致的表现，使“五四文学”显得愈加丰富多彩；如果没有凌叔华这样独树一帜的小说风貌，“五四文学”必将留下不应有的缺憾。因此，凌叔华的创作成绩长年吸引学者们关注，即使在左倾年代也无法完全淹没她的名字。然而由于种种缘故，包括鲁迅关于她那段有名的议论而造成评价上的掣肘，学界往往难以深入全面阐释她的创作，研究水平不易突破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，正在于许多学者未能读到凌氏作品的全部文本，面对的仅是重印的三个小说集《花之寺》《女人》《小哥儿俩》，而难及其余，所以他们眼里的作家其实是个并不完整的凌叔华。上世纪末我编集了《凌叔华文存》上、下卷，计七十余万言。“文存”除编进她已结集出版过的小说作品之外，尽力囊括未曾入集的小说、散文、评论、书信，旨在为研究提供较全的文本基础。当时也有遗漏，《凌叔华文存》付印时，虽已知道署名“素华”的中篇小说《中国儿女》很可能是凌叔华的作品，但一时未能得到文本，不敢最后确认，无奈“文存”只好空缺。此后我对于搜集凌叔华佚作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，不仅考证了《中国儿女》确系凌作，而且陆续发现了为数可观的其他佚作，这本“佚作”集便是继续寻觅凌叔华文字的成果。

无疑，这部“佚作”集里最重要的作品是《中国儿女》。学界公认凌叔华是短篇小说高手，却误以为她没有篇幅较长的作品，近五万字的中篇小说《中国儿女》再度面世，自然会纠正学者们的错觉。就作品本身论，它虽说不上多么优秀，但在当时小说园地里确有与众不同之处。抗战尚未结束，沦陷题材小说，身在沦陷区的作家不能写；国统区、解放区作家想写却缺少沦陷生活体验。前者无法，后者困难，所以都未能及时留下铁蹄下同胞们的苦难和抗争的描绘。凌叔华因母亲病故赴沦陷的北平奔丧，留居一年多以后再回国统区四川，于是她既有了可能创作的生活基础，又有了允许创作的政治环境，读者才有幸读到这么一部《中国儿女》。就作家个人创作而言，它固然为她在短篇小说之外增添了中篇的新品种，同时创作内容也出现了重大变化，笔墨由惯常的落在女人和儿童身上转向窗外的弥天烽火。即使小说里还有女人和儿童，她们也不再囿于庭院微澜，而是已随时代投身于窗外洪流。真是“树欲静风不止”，足见社会变动对作家创作的明显影响。不过凌叔华的创作没有因此面目全非，尽管题材、情绪有了变化，却并非如有些作家似的前后迥然不同。小说里破门搜查的日本宪兵广田弘一本是个凶神恶煞的角色，可当他见着女孩宛英想到自己在日本的女儿，竟免了宛英家这次抢掠之灾，还送了宛英一块手表，真心地推己及人。与通常作品一味地刻画日兵的残忍或伪善有异，凌叔华剔除了侵略者人性的一面。这样的笔墨在同仇敌忾的当时，多少有点不适时宜，但也就露出凌叔华到底是来自“新月”“京派”的印痕。

凌叔华以小说家著称，其实散文作品也不少。民国时期散文多散落报刊，她未予珍视编辑出版，乃至时过境迁，便为今日读者、学者们忘却。一九六〇年她在新加坡出版过薄薄一册《爱山庐梦影》，唯《登富士山》系旧作，其余一色皆五十年代所作。于是曾有这样的误说：“凌叔华的散文绝大部分写于

她出国之后。”（见百花文艺出版社《凌叔华散文选集》序言）可是我在“文存”里收录的凌氏出国前散文已远远多于出国以后，这本“佚作”新增的几篇仍然无一不是出国前的作品。可见凌氏散文主要还是创作在国内，特别是那些散溢灵气的抒情篇章，差不多全是国内生活的情思。凌叔华游记之外的散文绝大多数是一二千字的短章，精小而隽永，佚作《春的剪影》等篇亦如此。这些短章是走近女作家，感受她精神气质的捷径。《山居》不足千字，却呈现了这位才女身处战乱依旧痴迷丹青的情怀。有此情怀，她的绘画后来享誉国内外便是情理中事了。“这次神圣抗战却予我这样幸福，使我有机会与山水结缘，我该感谢谁呢？”她这般感叹，读者不至于认作隔江商女所唱的“后庭花”吧。

《在文学里的儿童》是篇演讲词，它的发现给我一个惊喜。凌叔华小说由前期写女人转到后期写儿童，然而她关于儿童题材谈论的极少，仅《小哥儿俩》序里那一二百字，别无选择地为论文论著不断地引用。此七八千字长的演讲词，尽管没有多少创见，毕竟提供了她怎样认识儿童文学的诸多信息，显然是研究凌叔华儿童小说不可不读的文本。她大胆批评《红楼梦》：“写的几个主角，年龄和行为有点太不相称了。”“黛玉到贾府时只有十三四岁，就会那样多愁多病，宝玉只是十四五岁，就那么多情多义，宝钗只不过十五六岁，就那么才德过人，史湘云、贾惜春、薛宝琴等等都只十三四岁，便那么多才多艺，心里总觉得只这样小小年龄，会有这样思想行事，未免太过早熟了。”听来多少有点振聋发聩。《我的创作经验》篇幅虽很短，却实在是凌叔华难得的一篇创作谈。由它我们知道，凌叔华十一岁时即钟情文学创作，那篇亡佚的悼亡之作令作家一生萦绕于怀，甚至觉得是她“一生最好的创作”。创作谈透露了凌叔华两个写作习惯，一是瞒了全家人投身新文学创作，“他们从没有在报上或杂志上遇到女儿的名字”；二是洁

癖，“每到要写一篇小说，非得有整洁宁静的环境，思路才能清晰。看地板上有泥脚印，或桌上有水渍，心里就格外浮躁，一封平常信都写不成了。”这习惯与她创作风格未必毫无关系。

已见到的文本，似乎凌叔华没有诗歌作品——尤其是白话自由体的新诗。以凌叔华为原型的长篇小说《K》（虹影著）附有一组新诗《K给朱利安的诗》，计八首，如最短的《珞珈山——遥记旧事》：“我听见你伏在枕头上说：/‘黑夜里我也看得见你。’/我将爱这句话几生几世。//从山上摘回一把鸢尾花，/‘雨水要三月的。’/三月我出生，你不知道。/你终于在想念我了。”（据一九九九年台湾尔雅出版社初版本）虽然主人公K原型取自凌叔华，但终究是小说形象，不宜把K的文字当作凌氏作品，故“佚作”集不收它们。凌叔华诗歌只见到寥寥几首的旧体，自然很是珍贵，因而连断句都录进“佚作”集。现代作家每每私下作旧体诗词以遣兴，属个人化写作，一般不作正式发表。女作家亦是，如陈衡哲、冯沅君。可想而知，必定还有一些凌叔华的旧体诗有待来日发现。

凌叔华出身燕京大学外文系，曾着手翻译英国名著《傲慢与偏见》，可惜未果。我编在她“文存”里的译作很少，只有契诃夫和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各一篇，那是相当成熟的译品。此次“佚作”集里的一组翻译作品相当引人注目。三篇欧洲画家生平的英译汉，是她学生时代的习作，行文、标点都有不合今日规范处，不作改动以存史料原貌。与翻译契诃夫、曼斯菲尔德小说相比，译文的稚嫩非常明显，倒也让人了解，凌叔华译笔在短短两年之后取得如何的进步。后三篇汉译英尤有意味，她将自己的作品译成外文，这在中国作家中是少有的文学现象。那一代不乏既能创作又能翻译的作家，但往往是翻译别人作品或别人翻译自己的作品，少见自己翻译自己的作品。还有意味的是，*What's the point of it?*（《无聊》）和 *A poet*

goes mad (《疯了的诗人》)系凌叔华与朱利安·贝尔合作，它见证了女作家与英国诗人的一段特殊往来，而这方面遗存的史料罕见得很。凌叔华早年还用英文写过两个短剧《月里嫦娥》《天河配》，据说都曾经刊登在北京的英文杂志 *Journal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* 上。不久她又用英文写了 *The Goddess of the Han* (中国女皇)，也发表在这个杂志上。我多方寻觅这份英文杂志而不得，这份遗憾久久不能释怀。有本凌叔华选集影印了凌叔华手稿《典型论》，只是首页，请教编者的出处，他也不详其下落。《典型论》无法纳入“佚作”集，无奈和遗憾也是不言而喻的。

《年谱》是据我以前发表在《新文学史料》上的《凌叔华年表》作大量扩充、修订而成，篇幅翻倍尤过，内容丰富了很多，同时订正了一些错误。《年谱》的文字必定枯燥至极，不过，对于希望深入了解女作家的读者或许兴趣不减，学者当更不至于嫌弃。

搜集凌叔华佚作过程中，烦请黄芳博士、吴小玲硕士按我之图到处索骥，她俩一次次往返沪上几家图书馆，不辞辛劳地查阅、复制及抄录，在此谢谢她们。

二〇〇七年二月四日

目 录

前言	001
中国儿女（中篇）	001
心事（短篇）	064
小床与水塔（短篇）	072
红了的冬青（童话）	078
西京日记几页	081
春的剪影（一）	083
春的剪影（二）	084
山居	085
十七岁（书评）	087
我的创作经验（创作谈）	089
在文学里的儿童（讲演）	091
题《墨梅图》	102